



## 心花怒放

洪達鏗 5E (2015-2016)

饒宗頤文化館「妙筆生花」徵文比賽季軍作品

「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眾。是時，眾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」

同樣的一朵花，其他僧人不知其所以然，迦葉卻能從中領悟至道。何解？也許眾僧眼中所見的，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朵花；明白人眼中所見的，卻不只是花的形相，還有拈花者心中盛放的心花。

世間觀花者眾，能觀心花者卻寥寥。許多人甚至不知道，自己心中有那麼一個寧靜純潔的所在，可以容下一朵不染纖塵的心花。這小小的一朵花，蘊藏著一個人心靈最為高潔純良的一部分，也包含了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的美。



中國人的文字中，心的部份稱為心房、心室、心瓣。這可說是充滿詩意的描述。在這種描述下，心是房間、是靜室，內裏的花瓣自由地舒展、綻放。這座溫室安靜地座落在人思緒的煩囂和嘈雜當中；當人靜心省思，反觀諸己時，撥開喧囂的迷霧，便能找到當中的這朵鮮花。

人類自古以來創造的文化、藝術，歸根究柢，是個尋找心花的過程。古人詩畫，善於託物言志、借物抒情；花鳥蟲魚四大雅玩中，以花居首，文人以花入文、入畫，梅、蘭、菊、蓮等均屬常客。所謂賞花畫花詠花的妙處，大概不只在花本身的美態，更在於

在花之中，找到心花在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。我們透過觀賞凡花去認識心花，透過凡花的美接觸的心花的美。王冕的《梅花圖》，畫的分明是心花的一枝獨秀、清幽高雅；張大千筆下在水中央的荷花，更完全是君子淡薄高潔心境的呈現。諸如「寒花開已盡，菊蕊獨盈枝」的清雅，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的脫俗，所描述的雖是種類形相各不同的鮮花，意義的指向卻是殊途同歸，無不直指心中那一個鮮花盛開的房間。

凡花易折，心花難得。藉著詩畫，我們對心花的美得以略窺一二；然而要真正領略它的美和意境，栽種、修煉心中之花，還需要心境的昇華。賈寶玉一生為眾芳環繞，芙蓉牡丹競相爭豔，然而直至大觀園敗落、紅樓夢歸結時，頑石上方才長出一朵心花。陶潛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境界，千百年來為人傳唱，當中的恬靜、淡雅，也殊非一朝一夕可得。正如春花在秋風冬雪的洗禮後萌芽，人心中的千瓣，也必歷經重重磨難和歷練，方能盛放開花。

即便在開花以後，人也需要傾注心力守護心花，守住心中的一片淨土。心花的高雅不見容於俗世，「氣質美如蘭」的妙玉，終究逃不過淪落風塵的命運。龔自珍《病館梅記》中，附庸風雅的文人為求梅花病態的美感，「斫其正，養其旁條；刪其密，夭其穉枝；鋤其直，遏其生氣，以求重價」，於是江浙之梅，無一不病。在世俗的泥淖之中，要讓心花維持它的高潔和完整，需要惜花者的耐心和堅持。

盛放過後，隨著人的生命走向盡頭，這朵生命之花也當然難逃凋謝的命運。如何對待心花的凋零和生命的消逝，也是對人的一大考驗。「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」，真正的心花，即使在將近凋謝之際，仍能保持它的香氣和傲骨。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；生命終結，花瓣零落之後，花魂依然能生生不息地世代相傳。君子的本質，不會因生命的終結而散失，卻會透過這朵心花代代相傳，影響千萬後世來者。

拈花微笑，一攢指、一舉眉，當中奧妙，實堪細味。生一朵心花，在紛亂的世途中尋找寧靜之美，在多變的人生中提煉高尚的情操，談何容易。

人生自塵土，死歸塵土，本來不值一提。只是一天塵土中驟然怒放出一瓣心花，生命的一切，便忽爾有了美的意義。

我願以一切保護這朵心花，由萌芽直到凋謝，由心花怒放，直至開到荼蘼。

「使生如夏花之絢麗，死如秋葉之靜美。」泰戈爾如是說。